

# 居家写作，像在迷宫中穿行

在文化供给极为发达的背景下，消费者往往会感受到选择的困难，以及由此带来的某种匮乏，文化从业者也往往身兼消费者和制造者等多重身份。如何看待这些矛盾，栏目主持人李黎和小说家、译者陆源展开对谈。

## 1

李黎：有三件事让我印象深刻。一是很多年前，去姑妈家约上弟弟一起去逛街。我到了他刚起床，然后我就在他房间里等他洗漱吃饭，过程中我百无聊赖，但他的房间里，一张纸一个字都没有找到。我没有任何批评和看低的意思，仅仅是印象太深了，一直记得，可能不同场合还会有不同的感受，比如怀念。第二件事严格说是一种状态，就是最近十来年，每逢周末或者小长假，我总是因为要做的事太多而一事无成，要利用整段时间看稿子，包括躺着不想看的和非常想看的，然后要看书看碟，还要自己写点什么，结果就是每件事都摸几分钟。第三件事是，每到“双十一”等大促时间，单位楼下购书的快递堆积如山，总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出版的书都被编辑等从业者买回来了，出版早就实现了内循环。这三件事涉及两个问题，一是身份的问题，不管处于什么层级，我们都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，你最多时候有作者、编辑、策划人和译者等各种身份。二是数量的问题，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太多，尤其关键的是，从少到多的时间极其仓促，无形中把每个人都塑造成“暴发户”，让“走投无路”一瞬间变成了“歧路亡羊”。第二点我觉得是更为本质的，第一点，只是你碰巧从事这一行而已。你怎么看？

陆源：如果必须有一份工作养家糊口，我想从事一份离写作比较远的工作。但我今天认识到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之所以当编辑，有某种命运色彩在其中。我们想读书，想写作，当编辑就顺理成章了，暗合某种省力原则。再说，如果不当编辑，我们能干什么挣一份工资？文凭啦，人脉啦，经验啦，诸如此类，统统不是最根本的，最根本在于我们真正的愿望。当我们无论如何要写作，那基本上，我们干不了太多行当，甚至，我们连编辑的工作都可能干不好。美国万神殿出版公司的创始人招聘编辑时，不接受怀揣写作梦想的应聘者。好像有这么回事。我认为他是对的。任何职业，都跟写作冲突。我们不得以而为之，咬牙坚持，满腹牢骚，深怀怨气。你说时间碎片化，做不成事，我感同身受。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，无非拼命挣扎，压榨自己，偷奸耍滑，冷酷无情，用各种办法挤出时间。简直是非人的生活。还得注意身体。当然，如果不想再写作，觉得写作不过如此，那就好办多了。有人劝我别写了，写不出什么大名堂了。没错，如果不写作，又顶着作家的名头，世界就宽阔了。但我今时今日的目光，这宽阔似乎满是荒芜。至于你刚才说，有人根本不读书，这对我更不可想象，等于得了老年痴呆症。但我知道世上有人不读书，这毫不奇怪，世上人人读书才奇怪。

关于你提到的第二点。雅克·巴尔赞在《文化的衰颓》里谈到过你说的现象。文化供给太多，甚至过剩。文化产品的供给曲线弹性极小，意思是无论如何，我们总要生产的，艺术家、文学家，你买不买他们的作品，你给不给他们资助，他们反正一定要创作。雅克·巴尔赞认为这是一种现代危机，至少是

一种现代危机的表征。你总不能让他们挨饿吧。事实上，在中国，相信你也很清楚，处在“水面下”的创作者比已经浮出水面的创作者多几十上百倍。单单一份文学杂志每个月就会收到成百上千份自由来稿。网络文学方面，更有数以十万计还默默无闻的创作者，渴望成为签约作家。雅克·巴尔赞从公共财政和市场容量的角度指称这是一种危机，兴许有些道理。不过，在我看来，写作梦人皆可，这不仅很正常，而且很合理。其实，如果情况相反，文学作品的数量越来越少，恐怕更糟糕吧。押井守说，没有大量垃圾动漫剧集的制作和播放，就不会有押井守。至于我自己，当然想写出好作品，而不是垃圾作品，并为此日思夜梦，不过实际效果如何，且由他人评说。

## 2

李黎：除了前面提到的身份外，你还有一个身份是棋手，而关于作者身份，又要加上限定，即先锋小说家。你怎么看待这两个身份？它们之间有什么演变和彼此之间的影响？

陆源：棋手不能算是我的身份了，顶多算一项技能，我更愿意视之为一道生命印记。说到先锋作家，兴许是先锋的，但先锋作家在中国语境下有特殊意指，易造成误解。我自幼下围棋，吃过苦，倒过霉，我在小说里写过，如今不时琢磨是否已经写尽。以前有一次访谈，我正儿八经地分析下围棋和写作的隐秘关系，其实没什么必要。理性并不支配我们的现实和生活。恰恰相反，现实和生活锻造我们的命运。围棋既让人上瘾，也让人痛苦。写作亦然。我时时需要一些强烈的东西，需要刺激，据说这是“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”，俗称“多动症”导致的，是脑内啡分泌量低于正常水平的可悲后果。从小到大，我似乎总在“谨小慎微”和“恣意妄为”之间摇摆。下棋，我怕输，却一次次败在“随手棋”这个毛病上。生活，我小资产阶级出身，不乏市井精神，有时又幼稚得可笑，浪漫不切实际。至于写作，稍好一些，因为写作是幻想性质的工作，允许撒野。写作让我免受脑内啡稀少的伤害。但写作也苦啊。另外，围棋是一种特殊的语言，所以下围棋也叫做手谈。总的来说，围棋和写作都不是人干的事儿。我只想专心写作。

李黎：在一些日常交往中，感觉到你的知识面既广阔又时新，这些在前文已经有所体现，出现了很多词汇。再联系到你是人大财政学专业研究生，你对自己的知识建构有什么样的考虑和规划？有没有阶段性对某个领域突然充满激情？

陆源：先说说财政学专业的事。这个方向，是在近乎儿戏的情况下决定的。读本科时，因为喜欢财政学课程，授课老师很不错，又正好下围棋，于是一来二去，跟他混熟了，就跨院系考了她的研究生。跟大学同学相比，我专业课根本不好。我胡乱选了许多跟专业不搭界的课程，有些课程干脆直接去旁听。我对未来，尤其是对职业生涯，严重缺少规划，脑子根本转不动。比方说，导师希望我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，或至少通过注册会

计师考试，他对我有所规划，但我已经决心写作了，不得不辜负他的期望。往前推，本科时，也差不多，我的专业是人力资源方面的，有一段时间却对计算机语言感兴趣，去计算机系旁听，并准备各种相关的考试。如今看来，当时又无知，又癫狂。或许现在还是这样？当时，我感受到语言的力量，改变现实的力量，犹如魔法，计算机语言正是如此。

关于读书，关于知识，与其谈“规划”，不如谈“需要”。有一阵子，我对历史哲学这一与历史有关的哲学分支颇感兴趣，集中读了不少相关书籍。最近又对中外科技思想史感兴趣，对意识研究感兴趣，对各式各样的时间学感兴趣。契机往往很偶然，说不清楚。有些问题总让我着迷，想知道个来龙去脉，想知道前沿的研究者在思考什么。慢慢地，形成了自己的知识框架。但这个框架谈不上规划，它更多是自发形成的，所以松松垮垮。

## 3

李黎：有关先锋的一切是否会让你激动？先锋是否能理解为对经典与正统文学史的一种免疫和抵抗？在你的设想中，最希望自己成为哪位过往的作家？

陆源：我想说突破陈规习见的一切都让我激动，但这个说法本身就是老生常谈。从效果上判断，我欣赏的事物，似乎总带有瓦解既有秩序倾向。这样讲，容易让人觉得我骨子里是个混乱中立者，是个可恶的无政府主义者。并非如此。因为无政府主义，也不过是另一种陈规习见。先锋精神，在旁人看来，固然是一种对正统、主流的抵抗，但对先锋精神的实践者而言，仅仅以抵抗某事物作为立足点，未免太乏味，太可悲。创造者认真考虑自己是不是正统、主流，或非正统、非主流，这挺不可思议的。无论是竭力往所谓主流上靠，还是刻意保持非主流的形象，基本上是不入流的杂念，而且总让我想到韭菜这种百利科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奇怪。我们不可能不专注于创造本身，它让人激动，让脑内啡旺盛分泌，是一种意志胜利和愿望达成，跟主流不主流没多大关系。另外，我说过，我始终有一种“主流的幻觉”，欢迎来戳破这个幻觉气泡。关于过往的作家，我想不出自己希望成为哪位过往的作家，再说，也来不及了。

李黎：你去年辞去了出版社的工作，而在此之前，你已经是较为出色的编辑，独立策划了较多的好书，例如《巴别尔全集》等，所以你的辞职对很多读者和同行有很大的冲击。那么，从一个前从业者、旁观者的角度看，最让你觉得遗憾的，是哪些作家作品没有能在国内出版，或者出版了没有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重视、没有得到有效阅读？

陆源：你太恭维我了。不少出版业者做得比我好得多，这不是瞎说。我见识过你的工作计划，叹为观止。我曾想引进奥克斯塔维奥·帕斯的几本书，版权合同都签了，最终功败垂成。帕斯对美国的观察，在我们看来，应该挺新鲜，他是墨西哥人啊，离美国很近，痛彻骨髓，我们不懂。我还试图引进古巴女作家、塞万提斯文学奖得主玛丽亚·

## 对话



李黎

1980年生于南京郊县，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，现供职于出版社。迁居小说集《拆迁人》《水浒群星闪耀时》。《读家对谈》栏目嘉宾主持。



陆源

广西南宁人，现居北京，译者、小说家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祖先的爱情》《童年兽》等，译著有《骗子的化装表演》等。

杜尔塞·洛伊纳斯的长篇小说，到辞职为止也没成功。不过，平心而论，外国文学出版，在我国很繁荣，编辑队伍很强大。我们对于外国文学的悉心阅读，可以说令人称奇，在世界上也不多见。

## 4

李黎：随着小孩一天天长大，你对她的阅读和写作有什么的态度和安排？

陆源：我一直在观察小家伙，想把自己喜欢的读物分享给她。我倒不太强调文化经典。只读经典的孩子，恐怕比较傲慢，我觉得。趁孩子记忆力好的时候，让他们多背诵经典，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。但除了记忆力好，孩子的感受力也极好，可塑性也极好。我会把我喜欢的漫画和动画片推荐给她，供她选择。当然，我也会跟她讲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但并不是因为《论语》号称经典，只是因为碰巧我觉得《论语》非常好，可以跟她聊一聊。据我观察，孩子是个外星物种，努力当地球公民，有的孩子懂事，有的孩子不懂事，全看造化。无论愿意不愿意，我们的焦虑一定影响孩子，我们的弱点和优点亦然。不过，都不是什么大事，尽心而已，孩子是客人嘛，他们爱怎么写，就怎么写吧，全看造化……

李黎：我个人很羡慕你如今可以专心致志写作，或许你也有些焦虑以及现实中的压力，这些我体会不到，也就当作不存在了。目前你在写的作品，涉及的方向或者系列，能否整体透露一下？

陆源：我工作了十五年，第一次这样待在家里写作。压力和焦虑难免的，并不多于上班那阵子。什么时候经济上维系不下去了，再出门求职吧。眼下还没那么急迫，还可以专心创作。目前我在写一部长篇小说。很难描述。但愿将来谁都不要找我写它的内容简介。五年前，我就在构思这个小说。讲什么呢？讲一伙人，边缘分子，他们脑子可能都点几问题。他们看待历史、今天、未来的眼光，异乎寻常。他们以为自己在山顶上论道，其实呢，不知道散落在现实的什么沟壑里。他们打打闹闹，见神见鬼。可是，正因为他们的幻想，我猜度，世界才得以存在吧……抱歉，我好像扯偏了，没说到点子上。我在《瀛波志》里写到了粟特人及其信奉的摩尼教。这帮人有来头。有个自称光阴漫游者的家伙，奉命调查粟特人以及摩尼教的历史，觉得他们可能是一群人工智能生命，或者反过来，他们是人类，我们是人工智能生命。总之，故事乱七八糟地展开了。目前，我正在写一章名为《幻想机械漫谈》，春节前还写过一章《粟特人缘何信奉摩尼教》。全书最后一章是《华夏机械神学》，已经写完。但中间许多章节没写完。有些章节，是生活场景的变形，比如《暗黑宠物街》。总之，我写得很开心。我完全在胡写。有没有“现实主义”的东西呢？我觉得它非常“现实主义”，并不是一部科幻小说，甚至不是幻想小说。它是一部大脑痉挛的现实主义小说。我像在迷宫中穿行。